中庸輯略卷上

篇目

程子曰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夷狄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明道○又曰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

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伊川○又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閒伊川○又曰中庸之言放之則彌滿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明道○又曰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明道○又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袠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伊川○又曰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伊川○又曰善讀中庸者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伊川○又曰中庸一卷書自至

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
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
自下而上爲是　○又曰中庸之書決
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漸失
故著此一卷書　○又曰中庸是孔門
傳授心法　○張子曰學者信書且須
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如中庸大學
出於聖門無可疑者○又曰學者如中
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
相發明○呂曰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
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
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
述所受之言以著于篇故此書所論皆
聖人之緒言入德之大要也○又曰聖

人之德中庸而已中則過與不及皆非
道也庸則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
常道欲造次顛沛必於是而不違於仁豈尚
一節一行之詭激者哉○又曰中庸之
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
以殘陋之學爲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
告諸君者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

學者爲人爲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
乎功名爲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
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爲人而濟
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
害之則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教之
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後世未嘗
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學設科以取天

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
何心捨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
過不使人不及立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
固有序矣學者盍亦用心於此乎用心
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脩師友必稱
州里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

傳付達于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
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
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
徼幸一旦之利者果如何哉諸君有意
乎則今日所講有望焉無意乎則不肖
今日自爲講讀無益不幾乎侮聖言者
諸君其亦念之哉○楊曰中庸爲書微

極乎性命之際幽盡乎鬼神之情廣大精微罔不畢舉而獨以中庸名書何也予聞之師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推是言也則其所以名書者義可知也世之學者智不足以及此而妄意聖人之微言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始二致矣謂高明者所以處己而同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同乎人則聖人之處己者常過乎中而與夫不及者無以異也爲是說者又烏足與議聖學哉

第一章第一節 天命至謂教

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

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明道○又曰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
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
却是脩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
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
教也 明道○又曰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
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明道○又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
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
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
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
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
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
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

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

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

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之謂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

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蓋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

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
汚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壞即敬
以治之使復如舊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
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
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
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
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

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
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
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
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
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
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

故也明道○又曰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
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
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
也今人言性柔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
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
天者自然之理也伊川○又曰告子云生
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

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
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
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
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
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
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

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
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
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脩道之謂教此
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
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成
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
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

爲道○又曰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
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
下手何處著心（伊川）○又曰人須是自爲
善然又不可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
之謂教豈可不脩○張子曰由太虛
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呂

曰此章先明性道教三者之所以名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循是而之焉莫非道也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爲法於後世不可不脩○一本云中者天道也天德也降而在人人稟而受之是之謂性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人性之所以必善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蕞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閒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乎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

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故曰率性之謂道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中節者然人稟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無小過小不及故喜斯陶陶斯咏咏

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嘆嘆
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閔子
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切切而
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除喪而
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侃侃而樂曰先
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
中不遠矣然將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慮

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小不及者
不可以不脩此先王所以制禮故曰脩
道之謂教○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
民則天命也若遁天倍情則非性矣天
之所以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
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
在我矣此率性之謂道也若出於人爲

則非道矣夫道不可擅而有也固將與天下共之故脩禮以示之中脩樂以導之和此脩道之謂教也或蔽於無君兼愛至於無父則於人爲我至於無君兼愛至於無父則非敎矣知天命之謂性則孟子性善之說可見矣或曰性惡或曰善惡混或曰有三品皆非知天命者也○楊曰天命

之謂性人欲非性也率性之謂道離性非道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脩率之而已揚雄謂學以脩性非知性也故孔子曰盡性子思曰率性曰尊德性孟子曰知性養性未

嘗言脩也然則道其可脩乎曰道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先王爲之防範使過不及者取中焉所以教也謂之脩者蓋亦品節之而已○又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又曰荊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爲命乎以命

在我爲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第一章第二節 道也至獨也

程子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伊川 ○

或問游宣德記先生語云人能戒愼恐

懼於不睹不聞之間則無聲無臭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至大自脩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

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爲僞性爲不善他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伊川○

先生嘗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

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只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 ○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閒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

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
於道爲有閒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
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於義以方外
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
者歸於肆恣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
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
備言之伊川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

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伊川○又曰人只以耳目
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
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
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
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
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
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伊川○又曰

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然其要只在愼獨

明道○又曰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愼獨這箇持養底氣象也

○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唯愼獨便是守之之法

○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

明道○呂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爲己故

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于思善與不
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
愼其獨者知爲己而已○又曰率性之
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
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
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絶類離倫無意
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
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
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
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
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惑
也○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
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
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

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然所以慎乎獨者苟不見乎此則何戒慎恐懼之有哉此誠之不可揜也○謝曰敬則外物不能易坐如尸立如齊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言動視聽須是如

顔子事斯語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是不可須臾離也○楊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乎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閒矣其爲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愼其獨也○又曰夫盈天地之閒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

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

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

第一章第三節 喜怒至育焉

呂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曰此語有病呂曰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爲一即未

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呂曰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莫非道所以云中者道之所由出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自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

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爲近之呂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度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閒則輕重長短皆失中矣又安得如權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

所由出也今細思乃命名未當耳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呂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

非謂無豪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

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

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先生曰所云非謂無豪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呂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

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

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反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爲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耳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體而言者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也（伊川）○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

用不同或曰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即是已發思與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博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但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爲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伊川）○又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

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頤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 云云

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
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
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
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
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某嘗患思
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
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
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應事皆要
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
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
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
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
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
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

說弗字便不得也或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如鏡如止水（伊川○又）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伊川○又）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

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伊川○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一本作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

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伊川○又曰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惸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其中節則謂之和○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明道○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伊川○又曰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特傳之耳明道○又曰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游曰極中和之理則天地之覆載四時之化育在我而已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然則三公所以燮理陰陽者豈有資於外哉亦盡吾喜怒哀樂之性而已○楊曰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中庸一篇之體要也○又曰怒者喜之反哀者樂之反既發則

倚於一偏而非中也故未發謂之中中者不偏之謂也由中而出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一不中節則與物戾非和也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寂然不動之時也無物不該焉故謂之大本和也者所以感通天下之故故謂之達道中以形道之體和以顯道之用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成而不遺故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

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茹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於不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

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或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一念之閒豪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

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
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侯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寂然不動也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也中也和也非二也於此四者已發
未發之間爾未發之中非時中之謂乎
中一也未發之中時中在其中矣特未

發耳伊川先生曰未發之中在中之義
是也譬之水也湛然澄寂謂之靜果其
所行則謂之動靜也動也中和二字譬
焉思過半矣然則中謂之大本和謂之
達道何也中者理也無物不該焉故曰
大本由是而之焉順此理而發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達之天下莫不

由之以之脩身則身脩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故曰達道致此者非聖人不能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祁寬問曰如顏子之不遷怒此是中節亦只是中何故才發便謂之和尹子曰雖顏子之怒亦是倚於怒矣喜哀樂亦然故

只可謂之和○又曰致中和致者致之也如致將去○呂曰人莫不知理義之當無過無不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果何爲乎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此言皆何

謂也回也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撓乎其閒乃所謂空由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貢聚聞見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蓄有數所應有限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中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無豪髮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閒故理義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權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銖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理出

於天道之自然非人私知所能爲也故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第二章 仲尼至憚也

程子曰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伊川○又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伊川○又曰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

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
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
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
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明道）○又曰欲
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
足胼胝閉户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
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

户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
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此只是說得到
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伊川）○
蘇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
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
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
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

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
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
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
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
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
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伊川

○又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
放踵爲之此皆是子不得中至於子莫執
中又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生執得
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
那上不待人安排著則不中矣 伊川
○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

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伊川○又曰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眞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

○呂曰君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

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又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愈○游曰道之體無偏而其用則通而不窮無偏中也不窮庸也以性情言之則爲中和以德

行言之則爲中庸其實一道也君子者
道中庸之實也小人則竊中庸之名而
實背之是中庸之賊也故曰反中庸○
或問有謂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
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
不必用矣是否楊曰知中則知權不知
權則是不知中也如一尺之物約五寸
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
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
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
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
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
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
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

爲權也○又曰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而不爲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爲貪伊尹放太甲君子不以爲篡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爲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行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爲之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忍而爲仁皆失是也

第三章 子曰至久矣

程子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

庸之德也一說民鮮能久行其道也○呂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于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謝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過可爲也中不可爲是以民鮮能久矣○楊曰道止於中而已過之則爲過未至則爲不及故惟中

庸爲至

第四章 子曰道之至味也

第五章 子曰道之至矣夫

程子曰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伊川○又曰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呂曰諸子百家異端殊技其設心非欲理義之不當然卒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所知有過不及之害也疏明曠達以中爲不足守出於天地範圍之中淪於虛無寂寞之境窮高極深要之無所用於世此過之之害也蔽蒙固滯不知所以爲中泥於形名度數之末

節徇於耳目聞見之所及不能體天地之化達君子之時中此不及之害也二者所知一過一不及天下欲蹈乎中庸而無所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常處其厚不肖者常處其薄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本於厚而滅性傷生無義

以節之者也宰予以三年之喪爲已久食稻衣錦而自以爲安墨子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既本於薄又徇生逐末不勉於恩以厚之也二者所行一過一不及天下欲擇乎中庸而不得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知之不中習矣而不察者也行之不中行之而不著者也是知飲食

而不知味者也○楊曰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爲至則道不行智者過之也尊德性而已不道問學則道不明賢者過之也夫道不爲堯桀而存亡雖不行不明於天下常自若也人日用而不知耳猶之莫不飲食而鮮知味也○又曰若佛氏之寂滅莊生之荒唐絕類離倫不足以經世道之所以不行也此知者過之也若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過乎仁義者也而卒至于塞路道之所以不明也此賢者過之也自知賢愚不肖言之則賢知宜愈矣至其妨於道則過猶不及也○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

止疾徐之閒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呂曰此章言失中之害必知所以然然後道行必可常行然後道明知之過無徵而不適用不及則卑陋不足爲是取不行之道也行之過不與衆共不及則無以異於衆是不明之因也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食而不知味者如此而望道之行難矣夫○游曰知出於知性然後可與有行知者過之非知性也故知之過而行之不至也已則不行其能行於天下乎若鄒衍之談天公孫龍之詭辯是知之過也

愚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行出於循理然後可與有明賢者過之非循理也故行之過而知之不至也己則不知其能明於天下乎若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是行之過也不肖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不違物存乎人者日用而不知耳故以飲食況之飲食而知味非自外得也亦反諸身以自得之而已夫行道必自致知始使知道如知味是道其憂不行乎今也鮮能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第六章

張子謂范巽之曰今人所以不及古人之因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

意之不忘庶游心寖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舜之心未嘗去道故好察邇言昧者日用不知口誦聖言而不知察況邇言一釋則弃猶草芥之不足珍也試更思此說推舜與昧者之分寐與醒之所以異無忽鄙言之邇也○又曰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呂曰舜之知所以爲大者樂取諸人以爲善而已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爲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

中也○一本云好問則無知愚無賢不
肖無貴賤無長幼皆在所問好察邇言
者流俗之諺野人之語皆在所察廣問
合乎衆議者也邇言出於無心者也雖
未盡合乎理義而理義存焉其惡者隱
而不取其善者舉而從之此與人同之
道也○楊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
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取諸人以爲善也隱惡而揚善與人
爲善也取諸人以爲善人必以善告之
與人爲善人必以善歸之皆非小智自
私之所能爲也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
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
矣此舜所以爲大知而道之所以行也

第七章

楊曰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非所謂知而不去者則其爲知也乃所以爲愚者之不及也

第八章

程子曰顏子擇中庸得善則拳拳奉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又明辯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思辯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則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伊川）○張子曰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

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無疆而不息可期矣○又曰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呂曰自人皆曰予知以下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烏在其爲知也歟惟顏子擇中庸而能守之此所以爲顏

子也衆人之不能暮月守聞見之知非心知也顏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一本云擇乎中庸可守而不能久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者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謂之知安在其爲知也歟雖得之必失之故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則能擇誠則能守能擇

知也能守仁也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一宮之中則庭爲之中矣指宮而求之一國則宮或非其中指國而求之九州則國或非其中故極其大則中可求止其中則大可有此顏子之志乎○游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如舜之知則道之所以行也道之不明賢者過

之如回之賢則道之所以明也○又曰
擇乎中庸見善明也得一善則服膺不
失用心剛也○世之不明賢者過
之也故又以回之事明之夫得一善拳
拳服膺而弗失此賢者所以不過也回
之言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
若是用此道也故繼舜言之

第九章

明道

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呂曰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爲
言平治也周官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
也平治乎天下國家智者之所能也遜
千乘之國辭萬鍾之祿廉者之所能也
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

者世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中庸者世之所謂易也然非聖人其孰能之唯其以爲易故以爲不足學而不察以爲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第十章

程子曰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以理義勝之伊川○呂曰此章言強之中也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而強者汝之所當強者也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中國所以言南方也南方雖不及強然

犯而不校未害爲君子北方則過於強
尚力用強故止爲強者而已未及君子
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當強也
柔而立寬而栗故能和而不流剛而寡
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富貴不能淫故國
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塞未達也君子
達不離道故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
變未達之所守所謂不變塞焉者也○
游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惟
自強不息者爲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
次顏淵○楊曰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
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可謂強矣而孟子
曰妾婦之道也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後謂之大丈夫故君子之強至於至死不變然後爲至

第十一章

程子曰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不見知而不悔是中者也伊川○呂曰怪者君子之所不爲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不爲其所過不已其所不及此所以依乎中庸自信而不悔也

第十二章

程子曰費日用處伊川○問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伊川○又曰鳶飛魚躍言其上

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撥撥地會得時活撥撥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明道○又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呂曰天地之大亦有所不能故人猶有憾況聖人乎天地之大猶有憾語大者也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矣此所以天下莫能載愚不肖之夫婦所常行語小者也愚不肖所常行雖聖人亦有不可廢此所謂天下莫能破○謝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眞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洒去○楊曰道者人之所日用也故費雖曰日用而至賾存焉故隱○侯曰聖人所不知不能

如孔子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謂異世之禮制官名之因革所尚不同不可強知故也又如大德位祿名壽舜之必得而孔子不得又如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欲盡聖人溥博無窮之心極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無不被其澤者雖堯舜之仁亦在所病也又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日用之費民固由之矣其道則安能人人知之雖使堯舜周孔所過者化其化者不越所過者爾又安能使窮荒極遠未過者皆化哉此亦聖人之所不能也

第十三章

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

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伊川○又曰以己及物忠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明道○又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明道○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又曰盡己爲忠如心爲恕○或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伊川○又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伊川○又曰人謂盡己之謂

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伊川）又曰有餘便是過慥慥篤實貌○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之心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衆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于無窮方爲博施然安得若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以堯舜實病之欲得人人如此然安得如此○又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

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
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二術也 ○呂
曰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
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
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
絶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
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内外之別

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爲
道也歟柯斧之柄也執斧之柄而求柯
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柯猶在
外睨而睇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己治人
之道於己取之不必睨睇之勞而自得
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治衆人也
以衆人之道而已以衆人之所及知責

其所知以衆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改而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者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反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皆衆人之所能盡人倫之至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瞍底豫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悌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

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問忠恕謝氏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說得自分明恕如心而已○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言行相顧則於心無餒故曰胡不慥慥爾慥慥心之實也○楊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或曰曾子說出忠恕二字子思所以只發明恕字者何故侯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歟曰然○又曰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常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恕己以及人則將使天下皆無父子無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今人有君親而不盡其心以事焉曰聖人猶未能盡而曰恕己以及人是禍天下君臣父子也

第十四章

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

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呂
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
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
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
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
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

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
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
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
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尤

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
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
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
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
旦之幸得之則貪爲己力不得則不能
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
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由吾巧

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
諸身如君子之治己行有不得亦反求
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游曰素
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
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
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
其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

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飯糗
袗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
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
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
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
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
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

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己
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
不尤人蓋君子爲能循理故居易以俟
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
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
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射有
似乎君子者射者發而不中則必反而

求其不中之因意者志未正邪體未直
邪持弓矢而未審固邪然而不中者寡
矣君子之正身亦若此也愛人不親反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
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而何
怨天尤人之有哉失諸正鵠者行有不
得之況也○楊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
之無出位之思素其位也○侯曰揔老
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
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不自得得是
得箇甚或者無以爲對侯子聞之曰是
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爲釋氏用
在吾儒爲不成說話既曰默識與無入
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

說話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
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
聖賢於道猶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是自得也豈可名爲所得所識之事乎

第十五章

呂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
不可以爲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
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
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
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
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行遠登
高者謂孝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
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
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第十六章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伊川

○又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伊川

○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又曰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又曰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明道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

謂之神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伊川○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又曰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又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又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

天曰明及爾出旦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凡可狀皆有
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
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
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呂曰鬼神者
無形故視之不見無聲故聽之不聞然
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
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
神之會爾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鬼神
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
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
昭昭不可欺者故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也弗見弗聞可謂微矣然體物而不
可遺此謂之顯周流天地之間昭昭而

不可欺可謂誠矣然因感而必通此之謂不可揜○又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閒人乘閒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謝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爲神明之也○或問死生之說謝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曰余當時亦曾問明

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
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
謝曰此便是荅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
別這箇便是天地閒妙用須是將來做
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
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
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

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
碁又自外來道士封一把碁子令將去
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紫姑神
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寫
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
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
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

所以格有廟必於其與漢言之雖然如
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
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
始得曰如此却是體驅突也謝曰不是體
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
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
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
神○楊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
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第十七章

程子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
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
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
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

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爲差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伊川○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命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呂曰中庸之行孝弟而已如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可謂盡孝之○一本云天命之所屬莫踰於大德至故祿位名壽之皆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于祿位名壽之皆極則人事至矣天命

申矣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則敬親之至莫如德爲聖人尊爲天子之大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則養親之至莫如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之久也舜之德大矣故富有四海之内之盛也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則繼親之至莫如宗廟尊爲天子所謂必得其位富有四海之内所謂必得其祿德爲聖人所謂必得其名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則福祿之盛享壽考而無疑也所謂必得其壽天之於萬物其所以爲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末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于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

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而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與○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君子所以有性焉不謂命也○游曰中庸以人倫爲主故以孝德言之○侯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以天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之大也位祿名壽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栽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爲

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爲舜棄而存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其可必也

第十八章

呂曰追王之禮古所無有其出於周公乎大王避狄去邠之岐山之下而居從之者如歸市則王業始基之矣王季成大王之業至文武受命作周故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已故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者明王業之所基也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天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追王之意歟追王之禮文王之志也
武王承之武王之業也周公成之武王
末年始受天命於是禮也蓋有所未暇
此周公所以兼言成文武之德也推是
心也故上祀先公亦以天子之禮而下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蓋先公組紺
以上追王所不及如達其意於大王王

季豈無是意哉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上也喪從死
者祭從生者則自諸侯達乎大夫士庶
人亦豈無是意哉故父爲大夫子爲士
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
以士祭以大夫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
用生者之祿上下一也所以達追王之

意於其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
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
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
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
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絶服而大
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絶或降也大夫
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絶服

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
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
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絶服旁親尊同
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
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
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
年之喪爲父爲母適孫爲祖爲長子爲

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爲母
及妻雖服期然本爲三年之喪但爲父
爲夫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
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
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
後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則包后亦爲
三年也父母之喪則齊疏之服饘粥之
食自天子達于庶人蓋子之事親所以
自致其誠不可以尊卑變也○游曰武
王之事非聖人所優爲也故曰一戎衣
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謂之不
失則與必得異矣乃如其道則尊爲天
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

與舜未始不同也○又曰武王於泰誓
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
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大王王
季然則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乃文王
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
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
而不及大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

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眞追王
大王王季文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
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
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
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
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
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

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
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
六國時秦固以長雄矣天下而周之位號
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必斥言折
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
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獻帝之末而不
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

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
而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暇
之五年非僞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
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
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
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辯亦所以正人心
也○楊曰武王之武蓋聖人之不幸者

非其欲也然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謂之不失與舜之必得異矣故泰誓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蓋聖人雖曰恭行天罰而猶有受克予之言不敢自必也謂之不失不亦宜乎○又曰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以金縢之書考之其禮宜未備也周公居攝七年而後禮樂備故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則文武所以嚴父尊祖之義於是盡矣此文武之德蓋周公成之也故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謂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也葬不從死者是無臣而爲有臣也祭不從生者是不以其所以養事其親也○侯曰中庸之道參差不同聖人之時中當其可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中庸也舜以匹夫而有天下此舜之中庸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此武王之中庸也此謂不失天下之顯名者非謂武王之有天下不及舜也謂之天下之顯名者謀從衆而合天心也是與舜之有天下不異也故亦曰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易地皆然故也有一毫不與舜受天下之心同有一人不謳謌獄

訟而歸之非中也篡也尚有顯名哉武王末年方受天命而有天下未及有作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先公之禮喪葬之制皆古先所未有也此又周公之時中也

中庸輯略卷上

中庸輯略下

第十九章

呂曰此章言達孝所以爲中庸武王周公所以稱達孝者能成文王事親之孝而已故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善繼文王事親之志也序爵序事旅酬燕毛者善述文王事親之

事也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文王之所尊愛文王之所親其所以事文王者如生如存故繼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者歟祖廟者先王先公之廟祧也宗器者國之玉鎮大寶器天府所掌者也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以華國如周書所謂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之類是也衣裳者守祧所掌先王先公之遺衣服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也時食者四時之物如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爲昭子爲穆父親也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祖爲昭孫亦爲昭祖爲

穆孫亦爲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于皇祖考女祔于皇祖妣婦祔于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此

昭穆之別於祔者也有事于太廟子姓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爲宗而詔相孰可以爲祝而祝嘏孰可以贊祼獻孰可以執籩豆至于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爲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爲之序也祭則貴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閒大經

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故壇廟之別牲幣之殊升降祼獻之節俎豆奇耦之數酒醞薄厚之齊燎瘞腥腍小大多寡莫

不有義一餕之均則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一肸肉之均則羔豚而祭百官皆足非特是也知鬼神爲可敬則鬼神無不在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閒恐懼戒慎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故

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
示諸掌乎此之謂也○游曰大孝聖人
之絶德也達孝天下之通道也要其爲
人倫之至則一也故繼志述事之未亦
曰孝之至也事死如事生以愼終者言
之事亡如事存以追遠者言之故始死
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此死亡之

辨也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饗帝一德也饗親一心也要不過乎物
而已其於慶賞刑威乎何有故曰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成王自謂予冲子夙夜毖祀此迂衡
之要道也○又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
足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

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
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
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
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
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
也何有○楊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
之緒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所以繼其志述其事也夫將
祭必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脩除之祧
則守祧黝堊之嚴祀事也宗器實府所
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歷
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也
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裳衣守祧所藏
是也祭則各以所遺衣服授尸所以依

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韭之類以
生事之也夫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
近長幼親疎之序也故有事于太廟則
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
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
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
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爵尊卑有
等所以辨貴賤也玉幣交神明也祼鬯
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祼則玉幣尊於
鬯也故太宰贊之鬯則大宗伯涖之祼
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
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
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酳尸之獻
下逮羣有司更爲獻酬此旅酬下爲上

所以逮賤也既祭而以燕毛爲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恩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況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況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閣之奠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記曰入門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蓋死而後亡也始死則事之如生既亡則事之如存著存不忘乎心孝之至也夫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下達乎庶人推親親之恩至於燕毛序齒仁之至義之盡也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也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又曰推先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爲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知此則於治國乎何有

第二十章第一節 哀公至知天

程子曰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惟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惟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伊川 ○又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知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知人

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呂曰所謂文武之政者以此道施之於爲政而已有文武之心然後能行文武之政無文武之心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也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曰道者人倫之謂也

非明此人倫不足以反其身而萬物之備也故曰脩身以道非有惻怛之誠心盡至公之全體不足以脩人倫而極其至也故曰脩道以仁夫人立乎天地之中其道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也其所以異者天以陰陽地以柔剛人以仁義而已所謂道者合天地人而言之所謂

人者合天地之中所謂人者而言之非
梏乎有我之私也故非有惻怛之誠心
盡至公之全體不可謂之仁也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愛雖無閒而有差等
則親親大矣所大者行仁之本也故曰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行仁之道時措之
宜則有義也天下所宜爲者莫非義也

而尊賢大矣知尊賢之爲大而先之是
亦義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
之中父子首足也夫妻判合也昆弟四
體也其情不能無殺也尊賢之中有師
也有友也有事我者也其待不能無等
也因是等殺之別節文所由生禮之謂
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游曰螟蛉有可化之質果蠃有能化之材知是說然後可與言政也然則政之所託可非其人乎故曰爲政在人人固未易知若規矩準繩在我則方圓曲直無所逃矣故曰取人以身規矩準繩無他人道而已故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楊曰人存則政舉故爲政在人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故取人必以身脩身而不以道非有諸己也則身不足以取人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故脩道必以仁仁者人也合天下之公非私於一己者也蓋無公天下之誠心而任小己之私意則違道遠矣然仁者人也愛有差等則親親爲大義者行吾敬而已時

措之宜則尊賢爲大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此親親之殺也有就之而不敢召者有友之而不敢臣者此尊賢之等也因其等殺而爲之別禮之所由生也孟子曰禮者節文斯二者是也其斯之謂歟○侯曰文武之政或舉或息繫乎人之存亡若待文武興而舉之則曠千古而無善政也能由文武之道行文武之政是亦文武而已○又曰天下之大萬機之繁非一人之所能舉也必得天下聖賢而共之身苟不脩則賢者不屑也故取人以身○又曰人實難知知人則哲能官人欲知人而不知天則賢不肖或失其宜雖知

有所未盡亦非知人也人之道天理也
盡天理則道盡矣己不能盡天理安能
知人乎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第二十章第二節（天下至家矣）

程子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
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
分處（明道）○又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

德學之要也（明道）○又曰知知仁守勇決
（伊川）○又曰夫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
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
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伊川）○王彥
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
智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
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

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智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又曰所以行之者一者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別無誠○又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

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伊川○又曰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伊川○又曰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伊川

○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孔子所言上知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伊川○又曰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天地之閒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

之自外哉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謂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又曰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之矣○張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又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其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

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強行此五者○呂曰天下古今之所共謂之達所謂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行所謂達德者天下古今之所共有雖有共行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求之有三知之則一行之有三成功則一所入之塗則不能不異所至之域則不可不同故君子論其所至則生知與困知安行與勉行未有異也既未有異是乃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學勉行爲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中庸之所以難久也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以天

下非吾事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有是
三者欲身之脩未之有也故好學非知
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
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是三者未有不
能脩身者也天下之理一而已小以成
小大以成大無異事也舉斯心以加諸
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久而推之萬世
而準故一身脩而知所以治人而所以治天下國家皆出乎此也
此者何中庸而已○又曰性一也流形
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
乎惟陷之下一居于廣廷之中三人所
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

有厚薄爾凡學者所以解蔽去惑故生知學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安得不貴於學乎○游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此成德也孔子自謂我無能焉夫成德豈易得乎能知好學力行知恥則可以入德矣○侯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

第二十章第三節 凡爲至也

程子曰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伊川）○又曰體羣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食此所以勸士也（明道）

○呂曰經者百世所不變也九經之用皆本於德懷無一物不在所撫而刑有不與焉脩身九經之本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次之以尊賢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次之以親親由親親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此九經之序視羣臣猶吾四體視庶民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我之於道也知崇則無不知知有諸己矣禮卑則無不敬能有諸己矣故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顛沛造次一於禮而不違則富貴所不能淫貧

賤所不能移威武所不能屈所謂強立
而不反者也故曰脩身則道立又曰齊
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禮義由
賢者出知賢爲可尊則學日進而知益
明然讒色貨之害皆足以奪之正惟知
之審信之篤迎之致敬以有禮則惠賢
者之不至未之有也故曰尊賢則不惑

又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
也尊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所好則與
同其樂所惡則與同其憂此諸父昆弟
所以相勸而親故曰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又曰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所
以勸親親也大臣不可不敬是民之表
也非其人黜之可也任之則信之信之

則敬之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既任之矣又使小臣閒之諫必不行言必不聽而怨乎不以內適足以自眩外不足以圖治矣託之以大事則小事有所不必親必使慎簡乃僚惟所任使則大臣勸於事君矣故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所報可知矣待之以忠信養之以重祿此士所以願立乎其朝矣故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又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愛之如子則之取之所以治之雖勞而不怨此農所以願耕於其野矣故曰子庶民則百姓凡可以安之者無不為也使之所以佚

勸又曰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不通
工易事以羨補不足則男不得專事於
農女不得專事於桑且將爲陶冶爲梓
匠爲金玉以飾宮室以居耒耜錢鎛
以耕耨欲其穀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
用得乎故百工之事國家之所不可無
也雖曰末技所以佐其本業者得以盡
力此財用所以足也所以來之者亦能
辨其苦良而制其食則工知勸矣如農
人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
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此所
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者也然則來百
工而不來商賈者蓋百工之所須皆商
賈之所致也百工來則商賈自通有不

必道也遠人惟可以柔道御之遠者不
柔則邇者不可能故聖人貴乎柔遠送
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皆以柔道也柔
遠能邇此四方所以歸也繼絶世者無
後者爲之立後也興舉廢國者已滅者復
之也治亂者以道正之也持危者以力
助之也朝聘以時所以繼好也厚往而
薄來燕賜多而納貢寡也凡此皆所以
懷諸侯也懷其德則畏其力矣凡經雖
曰治天下國家之常道無誠以行之則
道爲虛矣雖終日從事而功不立也人
不信也此不誠所以無物也故曰凡爲
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
即誠也○游曰齊明所以一其志盛服

所以脩其容非禮勿動則內無逸德外無過行內外進矣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故脩身則道立去讒則任之專遠色則好之篤賤貨則義利分貴德則眞僞核夫如是則見善明用心剛矣故尊賢則不惑尊其位所以貴之重其祿所以富之同其好以致其利同其惡以去其害則禮備而情親諸父兄弟所以望乎我者足矣故親親則不怨○又曰不惑在理故於尊賢言之不眩在事故於敬大臣言之○又曰人情莫不欲逸也時使之而使有餘力莫不欲富也薄斂之而使有餘財則子庶民之道也故百姓勸日省月試以程其能餼廩稱事

以償其勞則惰者勉而勤者悅矣此來
百工之道也故財用足送往迎來以厚
其禮嘉善而矜不能以致吾仁待之者
甚周責之者甚約此柔遠人之道也故
四方歸之繼絶世則賢者之類無不悅
舉廢國則功臣之後無不勸亂者懼焉
危者怙焉其來也節以時其往也遣以
禮則懷諸侯之道也夫如是則德之所
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天下畏
之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一者誠而已
不誠則九經爲虛文是無物也○楊曰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者君臣一體也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矣
子庶民則百姓勸者赤子之無知雖陷

穽在前而莫之知避也使之就利而違害在保者而已其子之也如是百姓寧有不勸乎○又曰去讒遠色賤貨者人君信讒邪邇聲色殖貨利則尊德樂義之心不至而賢者不獲自盡矣雖有尊賢之心而賢者不可得而勸也○又曰官盛任使不累以職則以道事其君者

得以自盡矣故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遇之不以忠信養之不以重祿則士不得志有窶貧之憂尚何勸之有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之不盡其力薄斂不傷其財則農者願耕於其野商賈願藏於其市行旅願出於其途而養生送死無憾矣此所以勸百姓之

道也○又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又曰自脩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第二十章第四節 凡事至不窮

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又曰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博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以應物也○呂曰豫素定也素定者先事而勞事至而佚既佚則且無所事其憂不素定者先事而佚事至而憂雖憂而亦無所及於事寇將至而爲干櫓水將至而爲隄防其爲不亡者幸也故素定者事皆有成言有成說事有成業行有成德道有成理用而不括動而有功

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精義者豫之謂也能定然後能應則能定者豫之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則擬議者豫之謂也致用也能應也成變化也此所以無跲困亦窮之患也言有成說則使於四方不憂乎不能專對也事有成業則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不憂乎能屈也道有成理則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不憂乎不合也○游曰豫者前定之謂也惟至誠爲能定惟前定爲能應故以言則必行

以事則必誠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
誠定之效如此故繼九經言之

第二十章第五節 在下至身矣

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
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
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
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伊川 ○又曰這
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
不道他這裏 道一作到 知此便是明善○又
曰明善在明守善在誠○又曰人患事
繫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
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
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伊川
○又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

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明道○又曰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游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楊曰不明乎善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故欲誠乎身必先於明善不誠乎身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況能順其親乎故欲順乎親必先於誠身不順乎親則於其所厚者薄也況

於朋友乎故欲信乎朋友必先順乎親夫責善朋友之道也不信乎朋友則其善不足稱也已而欲獲乎上不亦難乎不獲乎上則身不能保況欲治其民乎不可得也○又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又曰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

第二十章第六節 誠者至必強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云云○又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明道○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則有

意在○又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絶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者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得不得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逈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伊川○問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

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伊川○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愼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能始條理故能

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伊川○又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又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伊川○又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伊川○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筆法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伊川○又曰不深思則

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絶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伊川○張子曰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又曰以心求道正由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知彼爲不思而得也○又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

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呂曰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天下萬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是乃所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

然無勉無思其中其得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由仁義行何思勉之有故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誠而復之故明有未究於善必擇誠有未至所執必固善不擇道不精執不固德將去學問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求之至

之非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不足以化氣質○一本云誠者理之實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大而天下遠而萬古求之人情參之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理本如是非人私智之所能爲此之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何勉何思莫非性命之理而已故誠

者天之道性之者也誠之者人之道反之者也聖人之於天道性之者也賢者之於天道反之者也性之者成性而與天無閒也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縱心所欲由仁義行也出於自然從容不迫不待乎思勉而後中也反之者求復乎性而未至雖誠而猶雜之僞雖行而未能

無息則善不可不思而擇德不可不勉而執不如是猶不足以至乎誠故學問思辨皆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君子將以造其約則不可不學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不問未至於精而通之則不可不思欲知是非邪正之別本末先後之序則不可不辨欲至乎道欲成乎德則不可不行學而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學之道造約爲功約即誠也不能至誠則未也故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學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

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如問之審審而知則進孰禦焉故曰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學也問也求之外者也聞也見也得之外者也不致吾思以反諸身則學問聞見非吾事也故知所以爲性

知所以爲命反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名仁知所以名義反之於我何事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愼其所以思必至乎得而後已則學問聞見皆非外鑠是乃所謂誠也故曰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理有宜不宜時有可不可道雖美矣膠於理則亂誠雖至矣失其

時則乖不可不辨也辨之者不別則不見不講則不明非精義入神不足以致用故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四者致知之道而未及乎行也學而行之則由是以至于誠無疑矣知崇者所以致吾知也禮卑者所以篤吾行也學之博者莫若知之之要知之要者不若行之之實也行之之實猶目之視耳之聽不言而喻也如日月之運行不可得而已也篤之猶有勉也篤之至于誠則不勉矣行之弗篤猶未誠也故曰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者君子所貴乎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柔者可進

於強愚者可進於明不能勝氣質則雖
有志於善而柔不能立愚不能明蓋均
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
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反
其同而變其異也思誠而求復所以反
其同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所以變其
異也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學問之

益乎故學至於尚志以天下之士爲未
足則尚論古之人雖質之柔而不立者
寡矣學至於致知格物則天下之理斯
得雖質之愚而不明者寡矣夫愚柔之
質質之不美者也以不美之質求變而
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
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不美之質

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
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之甚矣○謝曰
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止
是謂專一實理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不是安排來○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
曾不一及誠何也楊曰論語之教人凡
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
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入之之方中庸言
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
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
之亦猶是矣

第二十一章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
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

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伊川○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程子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伊川○張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于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於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于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于天性也○呂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一本云謂之性者生之所固有以得之謂之教者由學以復之成德者至于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由此出也天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

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

第二十二章

程子曰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又曰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明道○又曰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

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
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明道○又曰心
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
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盡人盡物
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又曰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
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

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
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
早却是別一件事也伊川○張子曰二程
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
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
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既盡得己之
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

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
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
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
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
以知便謂之至也○又曰性者萬物之
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
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
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
者則亦末如之何矣○又曰幽贊天地
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
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與○呂曰至
於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不越
乎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
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

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

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于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游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誘然皆生者各得其理則盡物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楊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非夫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內耳○又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問天下將亂何故賢者便生得不豐厚侯曰氣之所鐘便如此曰有變化之道乎曰在君相斡旋之力爾若舉賢任能使政事治而百姓和則天地之氣和而復淳厚矣此

天下所以有資於聖賢有賴於君相也子思曰贊天地之化育正謂是耳若曰治亂自有數而任之則何賴於聖賢哉子思所以言贊化育也書亦曰祈天永命如此而已

第二十三章

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伊川

○又曰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伊川○

又曰人自提孩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

同歸于誠○又曰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自有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道明○又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參前倚衡如有所立卓爾是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

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跡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川伊○游曰誠者不思不勉直心而徑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

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閒鄙詐不萌而
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
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
著誠至於著則內外洞澈清明在躬故
著則明明則有以動衆故明則動動則
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汚以爲清
革暴以爲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
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爲
也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楊曰
能盡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
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

第二十四章

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
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

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又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呂曰誠一於理無所閒雜則天地人物古今後世融澈洞達一體而已與亡之兆猶心之有思慮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既無方所彼即我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別

隔礙自然達乎神明非特前知而已○一本云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與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龜而蓍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萌焉無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蓍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

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
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

第二十五章

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
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著
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
甚物也（伊川）○又曰聖人言忠信者多矣
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
物乎（明道）○又曰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
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
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
這物○又曰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
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

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伊川○又曰成己須是仁推成己之道成物便是知○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伊川○又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明道伊○呂曰誠者實而已矣所謂誠者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出之伊○呂曰誠者實而已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故君子必明乎

善知至則意誠矣既有惻怛之誠意乃能竭不倦之強力竭不倦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苟不如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誠之所以為貴也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己必思所以成物是所謂仁智之具也性之所固

有合內外而無間者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為形所梏故有內外生焉內外一生則物自物己自己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實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哉故具仁與智無己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天地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

也○又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爲仁
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爲智何也
夫盡性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
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
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
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

○游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
爲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
猶言自本自根也以性言之爲誠以理
言之爲道其實一也○楊曰誠自成道
自道無所待而然也○又曰萬物一體
也成己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合天下
之公言之也成物智也即成己之道而

行其所無事也仁智具性之德也有成
己之仁故能合內外之道有成物之知
故知時措之宜也○又曰大學自正心
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
謂合內外之道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
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又曰知合乎內外之道則禹穆顏子之
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
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
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天
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
穆顏回之所以同也○又曰精義入神
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

合內外之道也○侯曰上言誠者自成道自道子思恐學者以內外爲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又曰誠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猶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者也豈有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不能成物則非能成己者也人物雖殊理則一也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第二十六章

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伊川○問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頤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而章是也伊川○又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

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明道○又曰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又曰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亦須待他心熟便自然別○呂曰實理不貳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閒故至誠無息非使之也機自動耳乃乾坤之所以闔闢萬物之所以生育亘萬古而無窮者也如使之則非實非實則有時而息矣久者日新而無敝之謂也徵驗也悠遠長也天地運行而不息故四時變化而無敝日月相從而不已故晦朔生明而無敝此之謂不息則久四時變化

而無敝故有生生之驗晦朔生明而無
敝故有照臨之驗此之謂久則徵生生
也照臨也苟日新而有徵則可以繼繼
其長至於無窮矣此之謂徵則悠遠悠
遠無窮者其積必多博者能積衆狹厚
者能積衆薄此之謂悠遠則博厚有如
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

則其精不得不明此之謂博厚則高明
博厚則無物不能任也高明則無物不
能冒也悠久則無時而不養也所以載
物覆物成物者其能也所以章所以變
所以成者其功也能非力之所任功非
用而後有其勢自然不得不爾是皆至
誠不貳而已此天地之道所以一言而

盡也天地所以生物不測者至誠不貳者也天地所以神者積之無疆者也如使天地爲物而貳則其行有息其積有限昭昭撮土之微將下同乎衆物又焉有載物覆物成物之功哉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一拳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

高明博厚神明不測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爲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于聖然所以至于聖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岳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天之所以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爲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游曰博厚而不久則載物之德隳矣高明而不久則覆物之道缺矣是則悠久者天地所以成終始也故所以成物

第二十七章

程子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明道○又曰中庸言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爲得也○又曰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明道○又曰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是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明道○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

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爲一義上言重下語輕尊德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問得者學行得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

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又曰今且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

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閑度似此三年庶幾有進○又曰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又曰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

也○呂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貴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爲人之事而已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同汙合俗矣温故知新將以進吾知也敦厚崇禮將以實吾行也

知崇禮卑至于成性則道義皆從此出矣居上而驕知上而不知下者也爲下而倍知下而不知上者也國有道不知言之足興知藏而不知行　者也國無道不知默之足容知行而不知藏者也是皆一偏之行不蹈乎時中惟明哲之人知上知下知行知藏此所以卒保其身者也○游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言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又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以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徧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也故繼之以盡精微

致廣大而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始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智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楊曰道之峻

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
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
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爲忠
信之薄或以爲僞皆不知天者也故曰
待其人然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

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梏於
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
尚何至道之凝哉○又曰尊德性而後
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
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
庸而固執之入德之序也○又曰國無
道可以卷而懷之然後其默足以容此

明哲保身之道非遵養之有素其何能
爾不然雖欲卷而懷之其可得乎○又
曰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
則不及故惟中爲至夫中也者道之至
極中而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蓋中
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
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
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
析爲二致非知中庸也以謂聖人以高
明處己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己常過之
待人常不及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
者無以異矣

第二十八章

呂曰 通下章寡過乎已上 無德爲愚無位爲賤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
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
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
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菑之道也
故王天下有三重焉議禮所以制行故
行必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必同軌
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必同文惟王天下
者行之諸侯有所不與也故國無異政
家不殊俗蓋有以一之也如此則寡過
矣○楊曰愚無德也而好自用賤無位
也而好自專居今之世無德無位而反
古以有為皆取菑之道明哲不為也故
繼之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蓋禮樂制度書文必自天子出所以定

民志一天下之習也變禮易樂則有誅焉況敢妄作乎有其位可以作矣然不知禮樂之情則雖作而不足爲法於天下矣故有其位無其德亦不敢作也況無其位乎○侯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明三代之禮皆可沿革也宋杞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禮今用之則吾從周此孔子之時中也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沿革之大旨也通天下等萬世不弊之法也使孔子而有位焉其獨守周之文而不損益乎

第二十九章

程子曰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
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
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
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呂曰君子之
道必無所不合而後已有所不合僞也
非誠也故於身於民於古於天地於鬼
神於後世無不合是所謂誠也非僞也

物我古今天人之所同者也○楊曰動
凡動容周旋皆是也行則見於行事矣
○侯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天之
心即吾之心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前聖之道後聖之道是也天也
人也無它理也是理也惟聖人能盡之
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

言而世爲天下則道也法也則也非吾一己之私天下之道天下之行天下之言吾由之而不悖爾所以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

第三十章

程子曰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

伊川○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如

俗言敦本之意伊川○又曰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曰用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合德伊川○張子曰接物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更須大體上求尋也○呂曰此言仲尼譬天地之大也其博厚足以任天下其高明足以冒天下其化循環而無窮達消息之理

也其用照鑑而不已達晝夜之道也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並育而不相害之理也貴貴尊賢賞功罰罪各當其理並行不相悖之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所以川流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大德所以敦化也○一本云祖述者推本其意憲章者循守其法

川流者如百川派別勃化者如天地一氣○又曰五行之氣紛錯於太虛之中並行而不相悖也然一物之感無不具有五行之氣特多寡不常爾一人之身亦無不具有五行之德故百理差殊亦並行而不相悖○游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體元而享利物而正一喜一怒通於四時夫是之謂律天時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使五方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夫是之謂襲水土上律天時則天道之至教修下襲水土則地理之異宜全矣故惇厚配地無不

持載高明配天無不覆幬變通如四時之錯行照臨如日月之代明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動者植者皆裕如也是謂並育而不相害或進或止或久或速無可無不可是謂並行而不相悖動以利物者智也故曰小德川流靜以裕物者仁也故曰大德敦化言川流則知敦化者仁之體言敦化則知川流者智之用○

侯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萬物所以並育而不相害也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

第三十一章

程子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須是先有

溥博淵泉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以時出之伊川○呂曰此章言聖人成德之用其效如此聖人成德固萬物皆備應於物而無窮矣然其所以爲聖則停蓄充盛與天地同流而無閒者也至大如天至深如淵時而出之如四時之運用萬物之生育所見於外者人莫不敬信而悅服至於血氣之類莫不尊親非有天德孰能配之○楊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乂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睿智人君之德也故足以有臨臨而不容不足以得衆容而無執不足以有制執而不敬或失於自私敬而無別或無以方外非成德也溥博如天則

其大無外淵泉如淵則其流不窮淵泉言有本也而時出之則其流不息矣故民莫不敬信而悅服凡有血氣之類莫不尊親則與天同德矣故曰配天

第三十二章

自惟天下至聖以下 聰明睿智聖德也寬裕温柔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爲仁或執以爲義或敬以爲禮或別以智惟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

程子曰肫肫其仁蓋言厚也 明道○游曰

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悅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下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可名於經而民彝爲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其序之謂也立天下之大本者建中于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

○楊曰上言至聖此言至誠何也曰聖

人人倫之至也以人言之則與天地相似而已故如天如淵以至聖言之誠者天之道誠即天也故其天其淵以至誠言之此其異也

第三十三章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漏便是箇持氣象伊川○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伊川○又曰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伊川○又曰聖人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

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又曰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道明）○又曰君子之過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

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伊川）○又曰聖人之言依本分至終不盡（道明）○又曰毛猶有倫入豪釐絲忽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

作却是味短只爲乍見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摠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多少言語（伊川○）又曰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及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開不難見如人論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伊川○）張子曰閒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游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所不見乎
言愼獨也○楊曰君子之道充諸內而
已故闇然而日章小人驁外而不孚其
實故的然而日亡此衣錦所以尚絅而
惡其文之著也淡疑於可厭簡疑於不
文溫疑於不理淡簡溫所謂闇然也淡
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則闇然而章矣

此充養尚絅之至也○又曰道不可須
臾離也以其無適而非道也故於不聞
不睹必恐懼戒愼焉相在爾室尚不愧
于屋漏其充此之謂乎○又曰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蓋道本乎天而其卒
也反乎天茲其所以爲至者乎○又曰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物正物自正

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侯曰不愧屋漏與愼獨不同○又曰自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又曰子思之書中庸也始於寂然不動中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及其至也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復於天命反其本而已其意義無窮非玩味力索莫能得之

中庸輯略卷下